

复杂数词的句法研究

朱娟娟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数词是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 目前在语言学界对复杂数词的句法所做的研究中, 有代表性的当属 Ionin & Matushansky (2006) 针对包含加法和乘法的复杂数词的句法和语义所做的研究。本文通过将 Ionin & Matushansky 针对复杂数词提出的理论运用到汉语普通话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进行检验, 试图对复杂数词的句法结构提出一个跨语言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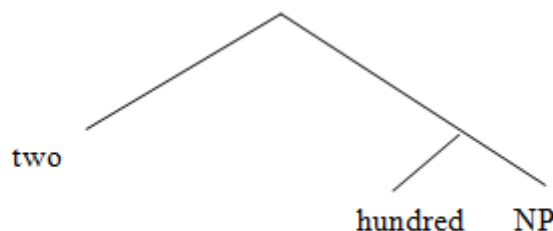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复杂数词; 句法结构; 词组; 独立成分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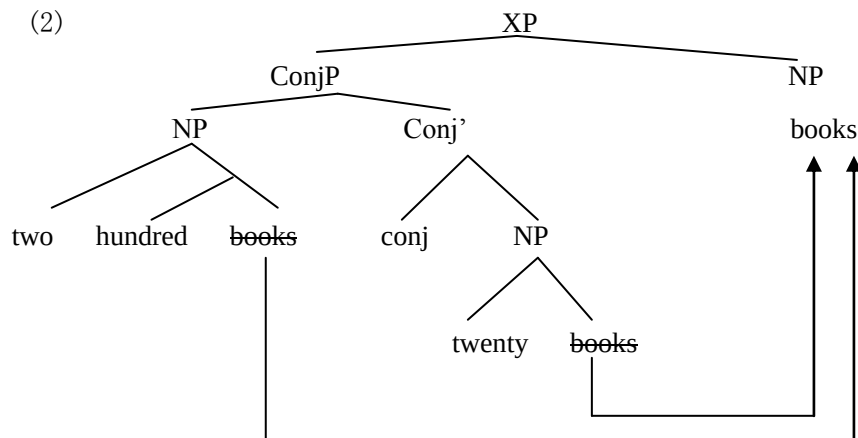
在 Ionin & Matushansky (2006) 提出的对复杂数词的理论中, 首先, 数词不是一个独立的句法成分, 带名词的数词才是数词的基本形式, 数学意义上的数词是经过名词化操作得来的, 例如数词 *five*, 其基本形式应为 *five NP*。其次, 复杂数字不是一个个固定的词汇, 而是在句法中构建。在复杂数字+名词的基本结构中, 数词作为一个名词性的中心词, 反复循环的选择一个名词性的投射作为其补语, 例如: *two hundred NP*, 其中, *NP* 是 *hundred* 的补语, 而 *hundred NP* 又是 *two* 的补语, 其树形结构图如下图 (1) 所示:

(1)



而复杂数字像 *two hundred and twenty* 的底层结构是两个并列的数词+名词结构, *two hundred NP* and *twenty NP*, 在经过 *PF-deletion* 或 *right-node raising* 操作得到。

(2)



Ionin & Matushansky 理论的主要论题来自一下语言中，例如俄语，芬兰语，数词的赋格现象。

(3) četyre šaga (four steps-Russ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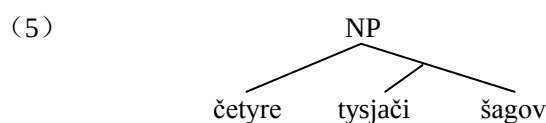
four step-PAUC

在(3)中，名词 *šaga* 的 PAUCAL 格是由数词 *četyre* 赋予的。根据转换生成语法和最简方案，只有中心语才有赋格能力，因此，*četyre šaga* 的句法结构为：*četyre* 为中心语后接 *šaga* 作为其补语。接下来在看由复杂数词构成的数词+名词结构。

(4) četyre tysjači šagov (four thousand steps-Russian)

four thousand-PAUC step-GEN.PL

从例(4)可以看出，数词赋格现象同样发生在复杂数词内部。数词 *tysjači* 的 PAUCAL 格是 *četyre* 赋予的，这就表明，复杂数词并非是像简单数词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句法中心，而是在句法中构成的。因此，*četyre tysjači šagov* 的树形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其狭隘性。格特征只存在少数语言当中，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不具有普遍的说服力，有必要将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放到一个更宽泛的语言范围中进行检查。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汉语以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在同一民族之中，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每一种语言又都有自己的数词系统。这为检验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在一些语言中，同样一个数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对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通过将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运用到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数词系统中，可以发现，Ionin & Matushansky 关于复杂数词句法的理论实际上存在很大的漏洞。

2 汉语普通话和闽方言中的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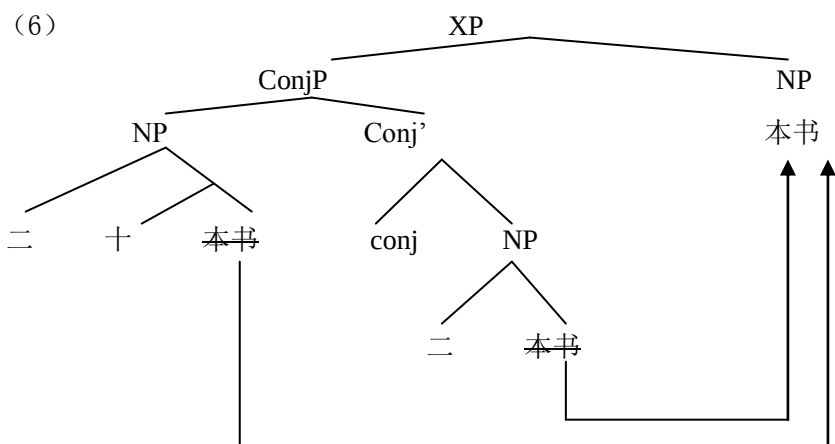
2.1 汉语普通话中的“二”“两”

汉语普通话中，数词“2”存在两种表示方法：“二”和“两”。虽然在数学意义上，二者并无差别，但是在用法上却存在很大差异。“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中的《张斌 & 胡裕树选集》(2002)对二者的不同用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 a) 放在“第”字之后构成序数词结构时，只能用“二”而非“两”。汉语普通话中没有“第两”之说。
- b) 分数、小数用“二”而不用“两”。“十分之二”、“二分之一”和“零点二”不能说成“十分之两”、“二分之两”和“零点两”。
- c) 在超过两位的多位数中，只有“二”可以出现在个位数和十位数的位置。“三十二”、“三百二十二”不能说成“三十两”和“三百二十两”。
- d) 量词“个、只、本、件”等前面只有一个数词时，只能用“两”，不能用“二”。“两个人”不能说成“二个人”，“两只猫”也不能说成“二只猫”。只有少数的例外，

如“位”。“两位”和“二位”都是允许的。

从以上可以得出，“二”和“两”，在哪种情况下使用哪种形式，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随意调换。“二十二本书”绝对不能说成“二十两本书”。问题是，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对复杂数词的理论，“二十二本书”是由底层结构 [[二十本书] (和) [二本书]] 通过 PF-deletion 或 Right-node raising 操作的来的，如下图所示：



在(6)中，根据“二”和“两”的用法，“二本书”这种表达在汉语普通话是不存在的，在量词“本”之前，只能用“二”，所以正确形式应为“两本书”而非“二本书”。如果把底层结构中的“二本书”换成“两本书”，那么得到的表层结构为“二十两本书”，同样的，汉语普通话中，不存在此种表达。因此，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二十二本书”的底层结构无法正确的推出其表层结构，直接显示了其理论的缺陷性。

2.2 海南黄流话中的“一”和“二”

根据邢福义(1995)，在海南黄流话中，“一”和“二”两个数词各自呈现两种不同的读音，且每种读音出现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

2.2.1 关于“一”

在海南黄流话中，“一”分化为两种读音：[iat⁴³] 和 [it⁵]，二者分工明确。

[iat⁴³]单用时，一定表示统数；[it⁵]单用时一定表示序数。

(7) a. 这里就有 ([iat⁴³]) 班学生。(这里就有一个班的学生 — 统数)

b. 这里就有 ([it⁵]) 班学生。(这里就有第一班的学生 — 序数)

“十”的后面和前面都用[it⁵].

(8) 十 [it⁵] / [it⁵] 十 [it⁵]

十 一 / 一 十 一

“百”“千”“万”的前边一般都用[iat⁴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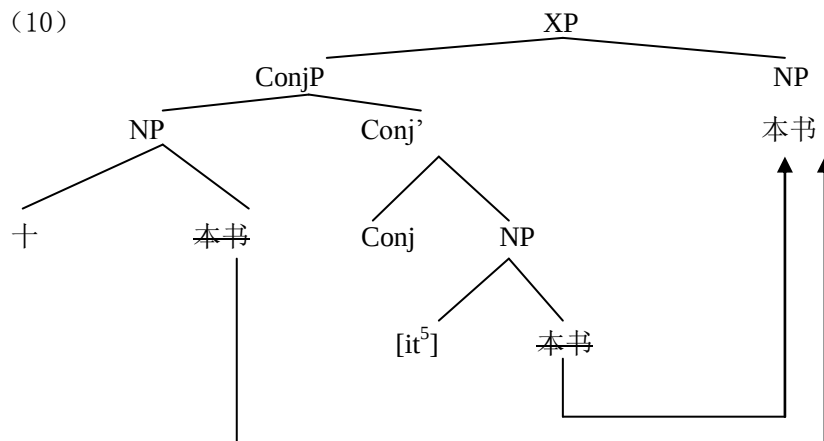
(9) a. [iat⁴³] 百 [it⁵] 十 [it⁵]

一 百 一 十 一

b. [iat⁴³] 千 [iat⁴³] 百 [it⁵] 十 [it⁵]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根据以上描述：“十一本书”在黄流话中的正确表达为“十 [it⁵] 本书”。在 Ionin & Matushansky 对复杂数词的理论中，它的底层结构为[[十本书] (和) [it⁵] 本书]]，如下图所示：



在黄流话中，[it⁵] 单独使用时一定表示序数，因此在 (10) 中，“[it⁵] 本书”表示的是“第一本书”，如果想表达“一本书”的概念，则必须使用“[iat⁴³] 本书”。底层结构 [[十本书] 和 [[it⁵] 本书]] 实际上是[[十本书] 和 [第一本书]]，是无法用来推导表层结构的。

2.2.2 关于“二”

和“一”相类似，“二”在海南黄流话中同样分化成两种读音：[no⁵⁴] 和 [ji³³]。单用时，[no⁵⁴] 表示统数，[ji³³] 表示序数。

(11) a. 不说 [no⁵⁴] 话 [no⁵⁴] 重性 [no⁵⁴] 极管 --统数

b. 退居 [ji³³] 线 [ji³³] 把手 [ji³³] 拇指 --序数

“十”的前边和后边都用[ji³³]，“百、千、万”等的前边用[no⁵⁴]。

(12) a. 十 [ji³³] [ji³³] 十 [ji³³]

十 二 二 十 二

b. [no⁵⁴] 百 [ji³³] 十 [ji³³] [no⁵⁴] 千 [no⁵⁴] 百 [ji³³] 十 [ji³³]

二 百 二 十 二 二 千 二 百 二 十 二

“百、千、万”的后边有时也用[no⁵⁴]，这时，[no⁵⁴] 是简省形式，表示“二十”“二百”或“二千”。

(13) [no⁵⁴] 百[no⁵⁴] (二百二十)

[no⁵⁴] 千[no⁵⁴] (二千二百)

在海南黄流话中，“二十二本书”的正确形式为“[ji³³] 十 [ji³³] 本书”。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它是由底层结构 [[ji³³] 十 本书 (和) [ji³³] 本书] 推导而来。[ji³³]单独使用时一定表示序数，所以，“[ji³³] 本书”实际表示“第二本书”。因此，同“十 [it⁵] 本

书”一样, “[jɿ³³] 十 [jɿ³³] 本书”的底层结构也是统数和序数的并列, 是不能用来推导其表层结构。

2.3 宁德方言中的“一”“蜀”和“二”“两”

宁德位于福建省的东西部。在宁德方言中, 数词“1”和“2”各自有两种形式, 每种形式出现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 不能随意更改。陈丽冰(1999)对这两个数词的不同用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2.3.1 关于“一”和“蜀”

在宁德方言中, 数词“1”的两种形式分别为[ik²³]和[sɰ²⁵], 写作“一”和“蜀”。

单独使用时, “一”[ik²³]用作序数, “蜀”[sɰ²⁵]则用作基数。

- (14) a. 第一 一组 一班 初一 -- 序数
b. 蜀斤 蜀吨 蜀班 蜀次 -- 基数

表示小数和分数时, 用“一”[ik²³], 表示倍数是用“蜀”[sɰ²⁵]。

- (15) 三点一 三分之一 蜀倍

“十”的前面和后面都用“一”[ik²³]。“百、千、万”等的前边, 一般都用“蜀”[sɰ²⁵]。“百、千、万”的后边有时用“一”[ik²³], 这时“一”[ik²³]是简省形式, 表示“十”“一百”或“一千”。

- (16) a. 三十[一 ik²³] 三百[一 ik²³]十五
十[一 ik²³]
b. 蜀百 蜀千 蜀万
c. 三百[一 ik²³] (三百一十)

根据以上分布规则, “三十一件”在宁德方言中的表达方式“三十[一 ik²³]件”, 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对复杂数词的理论, 其底层形式为[三十件 (和) [一 ik²³]件], 但是, [一 ik²³]单独使用时, 只能用作序数, “[一 ik²³]件”实际上表示的是“第一件”。因此, 其底层结构是基数词和序数词的并列, 显然是不合法的, 不能用来推导其表层结构。

2.3.2 关于“二”和“两”

在宁德方言中, 数词“2”的两种读音为[nei³¹]和[lan³¹], 写作“二”和“两”。单独使用时, “二”[nei³¹]用作序数, “两”[lan³¹]用作基数。

- (17) a. 二班 二组 第二 二层 -- 序数
b. 两斤 两组 两班 两座山 -- 基数

表示小数时用“二”[nei³¹], 表示倍数时用“两”[lan³¹], 表示分数时二者都可以。在“十”的前边和后边都用“二”[nei³¹], 在“百、千、万、亿”的前边一般用“两”[lan³¹]。有时, 在“百、千、万、亿”的前边和后边都用“二”[nei³¹], 这时, “二”[nei³¹]是简省形式, 表示“二十”“二百”和“二千”。

- (18) a. 零点[二 nei³¹] [两 lan³¹]倍 三分之[二 nei³¹] / 三分之[两 lan³¹]

- b. [二 nei³¹]十 十[二 nei³¹]
 c. [两 lan³¹]百 [两 lan³¹]千[两 lan³¹]百 [两 lan³¹]万[两 lan³¹]千[两 lan³¹]百
 d. [二 nei³¹]百五 ([两 lan³¹]百五十)

“二十二组”在宁德方言中为“[二 nei³¹]十[二 nei³¹]组”，其底层结构为[[二 nei³¹]十组 (和)[二 nei³¹]组]，其中，在宁德方言，“二”[nei³¹]单独使用时一定表示序数，所以，“[二 nei³¹]组”实际上表示的是“第二组”，基数词和序数词的并列是不能进行 PF-deletion 或 Right-node raising 操作的，也就是说，其底层结构不能用来推导表层结构。

3 少数民族语言的的数词

3.1 纳西语中的数量词

纳西语是纳西族本名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中一种独立的分支语言.纳西语中的数量词和同汉藏语系中许多语言的数量词相似,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3.1.1 关于“一”和“二”

在纳西语中,数词和量词的结构有丰富的词形变化,且极不平衡.单独使用时,数词“一”和“二”分别有两种形式:“ndw²⁴”和“ndw³³”(一);“ŋi²⁴”和“ŋi¹¹”(二).放在量词前时,“一”用“ndw³³”,“二”用“ŋi³³”.从“十一”到“九十一”中的“一”用“ndw¹¹”.二在“十二”到“九十二”之末用“ŋi¹¹”。

- (19) a. tshe³³ndw¹¹ ŋi³³tsi¹¹ndw¹¹
 十 一 二 十 一
 ndw³³kv⁵⁵ ndw³³ly³³ ndw³³pw³³
 一 个 一 粒 一 顿
 b. tshe³³ŋi¹¹ si³³tshi¹¹ŋi¹¹
 十 二 三 十 二
 ŋi³³mba¹¹ ŋi³³phe⁵⁵ ŋi³³me³³
 两 条 两 块 两 只

由上可知,“十一个”在纳西语中的正确表达为:tshe³³ndw¹¹kv⁵⁵。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它是由底层结构[tshe³³kv⁵⁵(and)ndw¹¹kv⁵⁵]推导而来。但是,单独出现在量词前时,“一”只能作 ndw³³,因此,底层结构中的 ndw¹¹kv⁵⁵在纳西语中是不存在,也就是说,tshe³³ndw¹¹kv⁵⁵的底层结构不合法,不能用来推导其表层结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数词“二”上。纳西语中,数量结构“十二条”的表达方式为 tshe³³ŋi¹¹mba¹¹,其底层结构为 [tshe³³mba¹¹(and)ŋi¹¹mba¹¹],同样的,ŋi¹¹mba¹¹这种形式在纳西语中是不存在的。单独使用出现在量词前时,“二”只能用 ŋi³³。因此,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得出的其底层结构是不合法的,无法用来推导表层结构。

3.1.2 关于“三”

纳西语中“三”的变化比“一”和“二”更为复杂。单独使用或放在数词末尾时用 $s\eta^{11}$ 。在“三十”到“三十九”、“三千”“三亿”中用 $s\eta^{3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量词前，“三”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 (20) a. $tshe^{33} s\eta^{11}$ $\eta^{33} ts\eta^{11} s\eta^{11}$ $s\eta^{33} tsh\eta^{11} s\eta^{11}$
 十 三 二 十 三 三 十 三
 b. $s\eta^{55} tsh\tilde{a}^{33}$ $s\eta^{33} mba^{11}$ $s\eta^{11} ly^{33}$
 三 本 三 条 三 粒

在纳西语中，“十三本”的正确表达为 $tshe^{33} s\eta^{11} tsh\tilde{a}^{33}$ 。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对复杂数词的理论，其底层结构为 $[tshe^{33} tsh\tilde{a}^{33} (and) s\eta^{11} tsh\tilde{a}^{33}]$ 。但是，根据 (20b)， “三本”的正确表达形式为 $s\eta^{55} tsh\tilde{a}^{33}$ ，这就表明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理论得出的底层结构中的“三本”是不合法的，不能推导出其表层结构。

3.1.3 关于“十”

“十”单用时读 $tshe^{11}$ 。从“十一”到“十三”中作 $tshe^{33}$ 。从“十四”到“十九”中的“十”用 $tshe^{11}$ ，在“二十”到“二十九”中的“十”为 $ts\eta^{11}$ 。但在“三十”到“三十九”中的“十”则用 $tsh\eta^{11}$ 。从以上可知，“十一粒”在纳西语中为 $tshe^{33} ndw^{11} ly^{33}$ ，“十四粒”则为 $tshe^{11} lu^{55} ly^{33}$ 。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它们的底层结构分别为 $[tshe^{33} ly^{33} (and) ndw^{11} ly^{33}]$ 和 $[tshe^{11} ly^{33} (and) lu^{55} ly^{33}]$ ，其中， $tshe^{33} ly^{33}$ 和 $tshe^{11} ly^{33}$ 都表示“十粒”。但是，单独和量词使用时，“十”只能作 $tshe^{11}$ ，也就是说 $tshe^{33} ndw^{11} ly^{33}$ 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得出的底层结构是不合法的，不能用来推导表层结构。

5 黎语中的“一”

在黎语中，数词“一”有 $tshew^3$ 和 tsw^2 两种读音。它们出现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且分布有严格的规定。

数数或出现在数词“十”“百”“千”“万”后面时，用 $tshew^3$ 。单独和量词使用或置于“百”“千”“万”之前时，作 tsw^2 。

- (21) a. $tshew^3, lau^3, fu^3$ (一, 二, 三)
 b. $fu:t^7 tshew^3$ $lau^3 gwa:n^1 tshew^3$
 十 一 二 百 一
 (22) a. $tsw^2 tsu:n^1 u^2 a:u^1$ $tsw^2 khw:\eta^2 tshai^1$
 一 个 人 一 颗 树
 b. $tsw^2 gwa:n^1$
 一 百

在黎语中，“十一棵树”为 $fu:t^7 tshew^3 khw:\eta^2 tshai^1$ 。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其底层结构为 $[fu:t^7 khw:\eta^2 tshai^1 (and) tshew^3 khw:\eta^2 tshai^1]$ ，根据 (22a) 可知，“一棵

树”的正确形式为 $tsw^2 khw:\eta^2 tshai^1$ ，也就是说，底层结构中的 $tshew^3 khw:\eta^2 tshai^1$ 是不合法的，当然也推导不出其表层结构。

3.2 仡佬语中的“一”“二”“百”

3.2.1 关于“一”和“二”

仡佬语中，数词“一”和“二”各自有两种读音，分别为 $\eta a:u^3$ 、 $\eta^3 \eta^7$ （一）和 γa^2 、 ηi^6 （二）。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使用不同的形式，分工明确。

数数或单独与量词使用时，“一”作 $\eta a:u^3$ ，而“二”作 γa^2 。

(23) a. $\eta a:u^3$, γa^2 , $ta:m^1$ …… (一, 二, 三……)

b. $\eta a:u^3 mu6 \varphi n^1$ $\gamma a^2 t^2 t\eta n^2$
 一 个 人 两 只 黄牛

和数词 $s\eta p^8$ “（十）”连用时，不管位于之前还是之后，“二”都用 ηi^6 。此外，在仡佬语中，“十一”只能作 $s\eta p^8 \eta^3 \eta^7$ 。

(24) $s\eta p^8 \eta i^6$ $\eta i^6 s\eta p^8 \eta i^6$
 十 二 二 十 二

“十一个人”在仡佬语中为 $s\eta p^8 \eta^3 \eta^7 mu6 \varphi n^1$ 。在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中，其底层结构为 $[s\eta p^8 mu6 \varphi n^1 \text{ (and) } \eta^3 \eta^7 mu6 \varphi n^1]$ 。但是，根据 (23b) 可知，“一个人”的正确形式应为 $\eta a:u^3 mu6 \varphi n^1$ ，换言之，底层结构中的 $\eta^3 \eta^7 mu6 \varphi n^1$ 在仡佬语中是不合法的，不能用来推导表层结构。同样的问题在词组“二十二只黄牛”中也同样存在。在仡佬语中，“二十二只黄牛”的正确形式为 $\eta i^6 s\eta p^8 \eta i^6 t^2 t\eta n^2$ ，其底层结构为 $[\eta i^6 s\eta p^8 t^2 t\eta n^2 \text{ (and) } \eta i^6 t^2 t\eta n^2]$ 。同样的，根据 (23b) 可知，“二只黄牛”只能为 $\gamma a^2 t^2 t\eta n^2$ ，底层结构中的 $\eta i^6 t^2 t\eta n^2$ 在仡佬语中是不存在，当然也就推导不出其表层结构。

3.2.2 关于“百”

在仡佬语中，“百”既可读成 $f\epsilon:k^7$ ，也可读成 $p\epsilon:k^7$ 。除去“八百”以外，从“一百”到“九百”中的“百”读成 $f\epsilon:k^7$ ，“八百”之中的“百”读成 $p\epsilon:k^7$ 。但是，对于大于“二百”的复杂数词，如果“百”之后还接有其他数词，那么，“二百”中的“百”由 $f\epsilon:k^7$ 变成 $p\epsilon:k^7$ 。

(25) a. $\eta a:u^3 f\epsilon:k^7$ $ta:m^1 f\epsilon:k^7$
 一 百 三 百

b. $pa:t^8 p\epsilon:k^7$
 八 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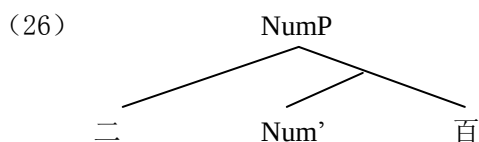
c. $ta:m^1 p\epsilon:k^7 \eta i^6 s\eta p^8$
 三 百 二 十

在仡佬语中，“三百二十个人”的正确形式为 $ta:m^1 p\epsilon:k^7 \eta i^6 s\eta p^8 mu6 \varphi n^1$ 。根据 Ionin & Matushansky 的理论，其底层结构为 $[ta:m^1 p\epsilon:k^7 mu6 \varphi n^1 \text{ (and) } \eta i^6 s\eta p^8 mu6 \varphi n^1]$ ，其中 $ta:m^1$

$pe:k^7$ 是不存在的。根据 (25a), “三百”的正确形式为 $ta:m^1 fe:k^7$, 也就是说, 底层结构不合法, 不能用来推导表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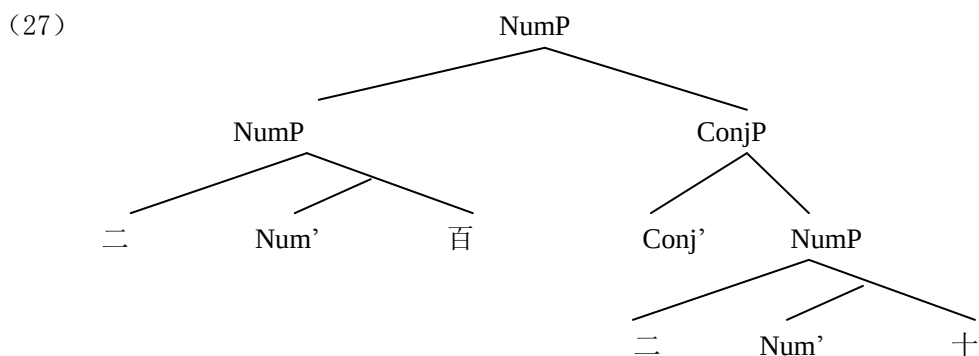
4 复杂数词的句法结构

以上列举证据表明 Ionin & Matushansky (2006) 针对复杂数词的句法提出的理论太过狭隘, 运用到缺乏格特征的语言中是站不住脚的。在 Ionin & Matushansky 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 复杂数词本身构成一个词组, 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句法成分。以“二百”为例。



在 (26) 中, “二百”本身是一个最大投射 NumP, 其中, 功能性的 Num' 为中心词, “二”占据修饰语的位置, “百”则为补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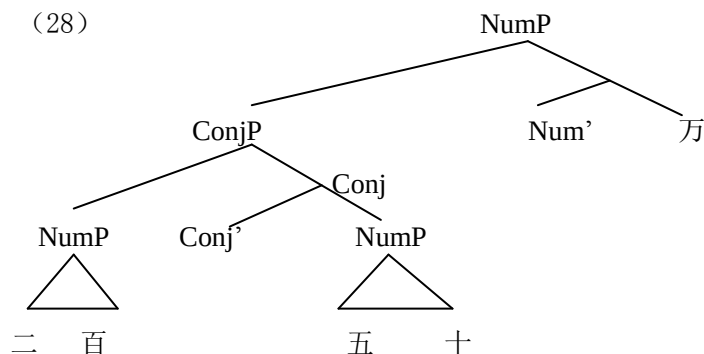
世界上大部分语言都是通过加法和乘法来构建数词系统, 汉语普通话也不例外。汉语普通话中的数词遵循整数相乘, 零数相加这一基本原则。关于加法, 本文同意 Ionin & Matushansky (2006) 中提出的是通过并列实现这一观点, 不同的是, Ionin & Matushansky 认为并列的成分是 NP, 但是本文提出并列成分实则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NumP。以“二百二十”为例, 其树形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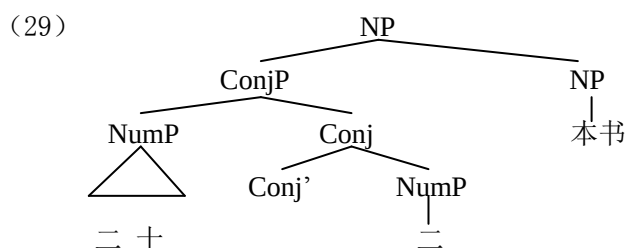
在 (27) 中, “二百二十”整个构成一个 NumP, 是由两个 NumP “二百”和“二十”并列而成的。

汉语普通话中存在“十万”“百万”“千万”这样的词, 下意识的, 大部分人把它们等同于像“十”“百”“千”“万”这样的固定单位, 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首先, 汉语中有“三百二十”“三千二百”“三万两千”这样的说法, 如果“十万”“百万”“千万”是像“十”“百”“千”“万”这样的单位, 那么, 像“三百万二十万”“三千万二百万”这样的说法也是存在是,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汉语中没有类似的表达方式; 其次, 像“二百五十万”这样的复杂数字, 如果“十万”“百万”“千万”是单位的话, 那么它的结构划分就应该为[[二百五]十万], 其中, “二百五”这个说法是不合法的。如果“二百五”代表的是“二百五十”, 那么“十”是不可以省略的, 数词后面的“十”只有数词单独存在且后

面不接任何成分时，才可以省略。如果“二百五”代表的是“二百零五”，同样也是不成立的，“零”用于填补数词中间的空位时是不可以省略的。因此，“十万”“百万”“千万”并不是像“十”“百”“千”“万”一样的单位，而是复合词。“二百五十万”的句法结构为[[二百五十]万]，其数形结构图如下所示：



相较于 Ionin & Matushansky (2006) 理论，本文中对复杂数词内部结构做出的分析更具优势。以上所述的 Ionin & Matushansky (2006) 理论的漏洞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数词+名词结构作为数词的基本结构，但是，如果复杂数词本身构成词组，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句法成分，那么，Ionin & Matushansky (2006) 理论中出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汉语普通话中的“二十二本书”为例，根据本论文提出的观点，其树形结构图如（29）所示，“二”和“两”的用法问题根本不存在。



5 结论

关于复杂数词的句法结构，Ionin & Matushansky (2006) 理论的核心观点可归纳为：复杂数词不是独立的句法成分，不能单独出现，必须和名词共现。其论据主要来自一些语言中数词的赋格现象，但是，对于缺乏格特征的语言，例如汉语普通话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数词当中的一些用法和现象却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在此基础上，针对复杂数词的句法结构，本文提出了完全不同于 Ionin & Matushansky 理论的假设：复杂数词作为具有其内部结构的词组，是一个独立的句法成分，可以单独存在。

参考文献

- [1] Ionin, T. & Matushansky, O. 2006. The composition of complex cardinals[J]. Journal of Semantics 23: 315-360.

- [2] 陈丽冰. 1999. 宁德方言 ‘一’ ‘二’ ‘三’ [J]. 宁德师专学报(4): 48-50.
- [3] 季羨林、郭锡良. 2002. 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邢福义选集[M]. 长春: 师范大学出版社.
- [4] 欧阳觉亚、郑怡青. 1983. 黎语调查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5] 王均等编著. 1986. 壮侗语言简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邢福义. 1995. 从海南黄流话的 ‘一’ ‘二’ ‘三’ 看现代汉语的数词系统 [J]. 方言(3): 188-196.
- [6] 杨焕典. 1983. 纳西语中的数量词 [J]. 民族语文(4): 61-67

The Syntax of Complex Cardinals

Zhu Juanjuan

(Changsha City / 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cardinal numerals is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phenomenon. Among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done by linguists on the syntax of complex cardinal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m is the one that Ionin & Matushansky (2006) conducted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cardinals involving multiplication and addition. In this article, Ionin & Matushansky' s proposal on the syntax of complex cardinals will be applied to Mandarin Chinese and other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for examin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trying to provide a cross-linguistic account to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cardinals.

Keywords: complex numerals; syntactic structure; phrase; separate constituents

